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八至一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石茂良避戎夜話曰金人再犯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城陷僕逃難於鄉人王升卿舍館夜論朝廷守禦之方一話一言悉莫不驗其文蕪其實直而不許質而不文非所見聞則畧而不書去年春金人至闕朝廷許

以三關未幾食言故有十月之師又許大河為界河東河北悉與之金人又恐中國之反覆也凡河東河北守土臣親屬悉質於軍以俟及境訓諭又取大臣及家屬凡二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黼皆以罪譴而欲其家屬也如張孝純蔡靖李嗣本皆以降而欲其家屬甚者如李綱徐處仁吳敏陳闕劉鞈折彦質折可求皆以用事而欲其家屬也朝廷惟命是聽所赴貶所已出京則以實告嘗見王升卿說莫儔作館伴使自圍城之後金人

凡三遣使來始使命臣聲色甚厲云自後不復來矣後數日復來稍下其色怡其聲復云後不復來矣數日又來儔詰其復來之狀無辭以對哀鳴呻喙而已朝廷詡其數來雖許以三鎮托以他事遲遲其請未幾而城陷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方遣使求和何㮚等踈謬若此初李綱征天下兵四十萬以太原之圍師中五月之敗解潛八月之敗潰散殆盡而太原終不解至九月初三日長時太原陷九十五日上下蒙蔽一人猶未知太原京

師之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孤内外無援可謂危矣朝廷怡然不顧惟主和議私植黨與自相矛盾烽燧不立斥候不遣敵兵瞯翔河上已數日朝廷猶未定信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太子圍城至二十七日尼堪四十大隊又到方始惶惶分五路遣使臣徵兵矣天下之兵除陜西五路外有漢王保甲施黔州兵福建路槍杖手皆可用何苦而不預徵耶至敵已圍都城雖欲求援不可復得矣天下之援兵不至京城圍月餘竟陷是誰之罪耶

去年春金人至闕下寨皆在西北地名摩駝崗敵既去議者引汴水灌崗為水所壞者凡十有八村異敵人不敢下寨也識者鄙之曰借使汴水可掩奚不俟敵兵之來然後引水灌崗則敵可淹沒今乃先放水灌崗是使敵人預備害也謀而不臧如此已而敵兵再來果赴東南大抵京西北城髙門皆甕城水門亦甚堅固可以守禦東南城低水門未暇修最為受敵緊處又有大於此者東南至襄鄧止有十三程五路徵兵來從漢上兼襄

陽鄧保甲極可用亦可招而援也敵營城南則襄漢兩路不復通又京師漕運全藉東南動千萬計萬一乘輿播遷則百艘可以宵濟敵營城東絶糧道且使乘輿不復出矣議者欲使張叔夜一頭項披南城外下寨或在東門外下寨朝廷議不果反墮彼計中使人心痛不已諒汴京自有天地以來聖帝明王未嘗居此逮至五季之君因循苟簡雄霸一方擇地未暇也太祖龍興不遺鏃而天下稽首稱藩恐煩百姓睠彼大梁乃建城

市營宮室然無山川之險四面受敵萬一敵人縧繞絕吾粮道滕居而已盖恃險而不恃德者亡國也恃德而不恃險者危國也惟險與德俱恃國乃尊強僕嘗欲建議於朝果欲復都大梁莫若回汴河蔡河五丈河皆由城外而過借使䇿運粮餉亦何憚而不車載斗量也三河既回於城外則無敵之水門舊城亦可築合復如新外門置樓櫓萬一外城失守則舊城復可守矣尼堪自稱用兵如孫吳孫吳豈可過也軍中稱二太子提十萬

之師今年春直入中原如涉無人之境不戰而屈人兵金繒駝馬牛羊婦女擄掠無限班師返國迨不與三關立取真定復至闕下又如反掌之易尼堪師老太原九月不下縱至都城亦復後二太子期以逝較之其不逮二太子明矣二太子尚不可及况孫吳乎乘我太平之久軍兵游墮國難未夷無一人用兵故敵得以乘隙借使上下一心內外相應朝廷有賢相守禦用名將雖有尼堪京師豈可破乎尼堪二太子優劣雖殊然皆善將

兵其紀律嚴密故下皆用命頃在殿前見御寶批降到
金人三生陣同命隊法令姚友仲以下各陳已見以聞
凡敵人遇我師必佈圍圓陣當鋒次張兩陣左右夾攻
故謂之三生陣每陣一十五人以一人旗為頭二人為
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纛旗頭死從不生還還
者並斬得勝受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諸將亦皆畫陣
圖詣殿前司師獻欲以方陣迎敵次以兩橫陣夾攻其
左右敵兵厚重復用兩直陣掩其旁此五行陣法也或

欲分為八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左則右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此八陣法也僕笑而進曰自古陣必相其地之利便敵人之多寡或披山或背水設伏料敵應變在臨時豈可預為之若使敵人知我之情別佈他陣將何以禦姚友仲以為然復問同命隊法奈何僕曰國家係五連法行之舊矣且如五人為五積五十人為隊押隊引於前擁隊驅於後全伍勝擁押隊有賞全伍負有誅如此則自然用命敵人之法不足遵也姚公友仲深以為然又

嘗與僕料敵人之勢僕謂皆假借而養之初合謀而滅
契丹也莫若申嚴邊備按兵不動使其自相攻擊可收
卞莊兩虎之功則朝廷信義不鈌敵亦無所生心乃
假借其威使二百年之盟約一朝掃地遂併嶺爾窺伺
王室光則長驅而來深入重地遷延月餘蓋慮别路輻
輳不得返國也進不敢攻止求金繒而已為時計莫若
涉河之時俟其半渡河北之師邀其中勤王之兵襲其
後使匹馬隻輪無北還勢乃擁衛姑息莫敢誰何既許

三鎮又復不許使彼得以借口都不還兵不徵飽食安坐以俟其秋高馬肥長驅復來此曰假借而養成之也又自城破北兵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應如雷如日暮或天欲暗且時不常毛德如有詩云睡覺昏昏厭鼓聲者是也又於四壁栽種松柏不知何義詩又云城頭松柏鎖愁烟是也自古城陷未有不戰而陷者既陷之後豈其不戮一人殆有神物主之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至十二月正月盡皆大風雪連日不止畧無少異天

道竟何如哉　曹勛北狩聞見錄曰太上自北狩出城起行至過河旬日後宣諭勛曰我夢四日並出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勛曰本朝德澤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後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當不妄第記此事次日宣諭勛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為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彼及此行艱難勛曰臣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出願不辱命得達聖意是晚太上出御

衣三襹一領俗呼背心折領寫字於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押計九字復縫如故付某又索邢皇后得所帶金耳環子一隻雙飛小蛺蝶俗呼鬧高飛是今上在藩邸時手製以為的驗及皇太后信物令某不以方所必見大王奏之訓語丁寧且囑且泣曰無念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帕子付某曰見大王深致我血淚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能多致語言氣哽吾脰故也待到燕山此信三聖人知餘皆不知皇后初取環子

與沈押班令付勛曰到時轉語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
相見并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太上又宣
諭曰如見大王但奏可有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
我為念且保守宗廟洗雪積憤又曰藝祖有約藏於太
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相襲未嘗輙易每念靖
康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要當知而戒焉太上
又令奏云恐吾家之德未泯士衆推戴時宜速應天順
民保守取自家宗廟若等頗記光武中興時事否又宣

諭曰曾有龍德宮客賜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大王曾說欲決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為客驗在敵寨臨行日恭承皇太后聖順令奏大王曰大王再使軍前欲出門時二后洎宮人送大王至廳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王後女指示衆衆雖不見莫不畏肅皇后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虔謂京師西四聖觀必其陰助今陷北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大王宜言崇奉以答天貺其扈從時皇太后未知主上

即位當用象戲局以黄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
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得
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
額甚喜臣下拜即賀具奏太上大喜復位令皇太后瑞
卜暗應殊異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勛等皆再拜道過
堯山縣進早膳有燕人百餘人守太上所乘車語勛曰
太上活燕民十餘萬我輩老幼感恩極深願識天顔因
具奏聞爲揭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

德甚多即見回鑾不須憂悒太上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謗不少今困阨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嗟怨再拜而去太上在路中苦渴摘道旁桑椹食之語勛曰我在藩邸時乳媪曾噉此因取數枚食美尋為媪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豈椹為終始耶至真定自東門太上乘馬與二太子並騎入門前有引旗書太上皇字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哭金人不較也館於府園淨園莊午間請太上看打毬自二太子以下皆入

毬場太上與皇后在廳上坐打毬罷行酒少頃侍中劉彥宗傳太子意云久聞上皇聖學甚高欲覔一打毬詩其情頗甚恭太上曰自遜位以來未嘗近筆硯勉作一詩以荅台意乃寫付彥宗曰錦袍駿馬曉朋分毬家語彥宗捧讀稱嘆即與太子起謝太上亦謝其恭也自過真定敵委蕭王管諸王國公及諸位房院委駙馬都尉曹晟管諸駙馬及帝姬不得拖後出入請路粮又委本朝王宗沔王闕李常為都管以糾之已上緣行故路不能書地名

趙鴻

臚子祗燕雲録曰靖康丙午冬金人既破京城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時子祗實為寺丞兼是宗室使之管押隨從北行丁未五月至燕山府六月聞康王登寶位金人傳報領大兵現在南京不晚過河金人聞之驚駭膽落子祗急要潛出歸朝誓不久處北廷乃陰結燕人偕歸朝廷忠翊郎亳州兵馬監押朱國寶承信郎亳州指揮使王孝安二人至中京伺候二聖動靜恭請道君宸翰密數金人虚實揣求探報知其情狀戊申

四月甲戌南適六月甲子至闕下見留守宗澤留連幾
半月與諸四方勤王之師朝夕聚議留守見子砥論敵
中虛實情偽歷歷俯聽意欲使子砥領兵復過大河子
砥辭云臨敵踰年天幸生還急欲奔趍行在朝見具奏
二聖動靜面進道君宸翰以寛主上聖慮不數日聞宗
公遽疾不起守文虛中代守發來朝見八月巳未抵行
在次日丞相名赴都堂傳㫖要宸翰即時供納及機密
事百餘申疏於朝廷至九月十三日忽得三省同奉聖

旨除鴻臚寺丞不候受告日下供職此子砥之舊職也二十八日雍陵楊之翰亦自燕山潛歸子砥在北中與之相從令遂復見維揚但備言此事與子砥皆符合據實而録焉二聖之北狩也道君由滑濬至燕山淵聖由淮揚至雲中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離門三里太子邀請觀看射柳枝打毬飲食宴至暮次日入門於延壽寺駐驛貴妃親王帝姬駙馬聖眷同處日侍道君之側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諸將請道君聖

春毬場晏會二太子捧卮跪勸道君鄭后維時躬親打毬迎待之禮至重至厚是時康王登寶位赦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道君即名貴妃相賀喜動龍顏七月初淵聖至雲中駐驛燕山愍忠寺朱皇后太子祁至三郡王聖眷同處侍帝側金人供奉如道君之禮二聖兩寺居處七月上旬於昊天寺相見親王東序駙馬西序道君居在左面淵聖居右面皇太子次南面西酒五盞自早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鄭后體候違和淵

聖朱后同來延壽問候住及兩時九月十三日二聖同
眷起發往中京南人與燕人涕泣送於東門之外日盡
乃還金人不能禁止數日為之不市起發之前金人納
絹萬疋為路費道居分賜百五十疋與仙露寺宗室仲
理以下作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山至中京九百五
十里過石門至景州上盧龍嶺下過欒撒河至灤河過
大漠至中京於相府院駐蹕相府院者契丹時宰相所
居也一門五位左二位道君居之右二位淵聖居之中

一位管事番官居之中京人烟風物比之燕山蕭索太甚二聖服食器用皆需於燕山每兩月金人排辦供應道君聖眷千餘口淵聖聖眷百餘口比駐驛中京相府院去大金國尚三千里東京取去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姨媼命宗女等千人餘口至燕山仙露寺養贍口給米一升半月支鹽一升自嗣王與兵卒無異拘縻點看監視嚴密困於道塗苦於寂寞一歲之間死及八分止存三百九十八人保州御庄宗室趙遵顧奉使金國亦

任燕山拘縻國相尼堪近許放還本州其御庄宗室仍舊不曾起發奉使官中書侍郎陳過庭并文武官五十餘員并門下侍郎耿南仲孫元在真定丁未八月遣詣燕山崇國寺安泊至十月國相尼堪到燕山計議追呼出頭許其南歸無不懽呼方行備車促裝無復有指揮並押赴顯州自旦至暮方得行見尼堪以燭從頭至足照之令厚加養濟戊申三月間一南人貨驢肉尾橋來賣得故紙內有本朝定本敘書司馬朴枷項禁勘獄成

申元帥府已而貸死杖七十依舊養濟知燕山蔡靖其子松年與眷屬同處金人養濟甚厚松年與一渤海道奴通事燕市中合開酒肆燕王嗣濮王宰臣何㮚樞密張叔夜駙馬曹都尉並皆身亡其餘有從淵聖在雲中者未知存亡宗室拘縻從官養濟之宜於此知其詳也東京取醫官教坊内侍内人作匠司天官吏國主元帥人等共分驅使燕山得國主指揮更不發遣厚與養濟於諸寺院内安泊内侍内人皆為主帥所有醫官開鋪

樂人作場司天行術作匠執藝各自營生衣食方足畿輔所破郡縣盡皆驅策北行何啻千萬比到燕山無論貴賤壯弱路途之遥飢餓之困死者枕藉骨肉遍野壯強者僅至燕山各便生養有力者坐營舖無力者唱貨挾托老者乞丐於市南人以類各相嫁娶燕山有市賣人充軍兵敵得南人視人立價賣之此本朝人陷敵於此可見也金國渤海漢兒契丹等若坐知州知判知縣場務官吏有元帥府亦差除即如知州知縣差兩處朝

廷差官元帥府吏差即是三人互相爭權乞取財物乃至料物錢共輸皆出民間有公事在官先漢兒次契丹方到公人丁未冬宰相劉彦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縣國裡朝廷亦差一人來交割不得含怒而歸無何國裏朝廷拘取劉彦宗賜死續遣一使來評議彦宗各賂萬緡乃已有兵權錢穀先用金人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雖劉彦宗郭藥師亦無兵權契丹時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金人兵興渤海先降所以金人多用渤海為要

職燕山留守二人金人薩勒扎判官郭藥師薩勒扎者阿固達之族弟也又有三司使契丹蔣嘉勍海大卒燕人張令言領之宣徽使契丹果格燕人韓鼎裔領之渤海李菩薩奴為統軍漢人劉昉為部領此金人族系所出設官之宜於此也丁未六月國裏朝廷指揮選南人文武八員與太子伴讀選得陷燕官前燕山孫談司録張岩等八人並換北官除北部郎中特賜金録厚支盤費令燕人歸朝官韓昉待制館伴赴御寨九月金人遣

燕人直史館王樞奉使高麗令吳鼎是南官撰册文至戊申正月劉彦宗移文河北已得州縣鎮搜索舉人二月一日已前起發赴燕山就試與免科差於竹林寺作試院與北同院異場引試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詩賦一場二十八日引試南人作南朝法試三場其試官分南北南試官張堅王文昌王庭直初軍前取太學生三十八人金人師退復令入城獨顧友臣服金人隨軍至燕山授北官校書郎是時三月二十七日開院北人四

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人取五百七十一人並皆推恩劉彥宗云第一番進士寛取誘之丁未七月初二日太子往御塞離燕山七百里到涼殿傷寒亡歿金兵皆剺面號泣其屍載來燕山八月初歸本國每破州郡用一金人一燕人一南人同共鎮守有投拜開門者知州官屬更不改易並依舊法此金人政事之紀於此可見也河南五十四州古契丹沙漠之地自耶律建國之故如奉聖歸化州之類遇有差發金國不甚計較着軍數目

願南征者甚衆葢利金帛子女也沙子裏在沙陀西北去金國四十里廣有羊馬人藉此為生五穀惟有穈子喬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月不凋雖枯不梗馬可卧柔如氊毯南接天德雲内北連党項國南闕口到此數程無水舊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盛水駝負之天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寨許王者乃元妃所生年十八九今在沙子天祚有弟達實林牙已立為主稱天輔皇帝盛聞結集兵馬已及數十萬待時興舉頃年郭藥

師所簽常勝軍自藥師投降復慮反覆將常勝軍盡皆放散各令歸業連歲軍兵兩路進發折傷逃亡人數頗多令復引刻刷追呼補數燕山有倉三座並無見在每支遣職給民間錢帛庫在內中並無見積止有絹七萬疋所取本朝輅輦逍遥子在燕山延壽寺安放河東河北州縣領防守每州漢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多寡不同大州不過留一千戶縣鎮百戶多闕額數河北路邢磁冀莫未下皆用兵守之更不攻打舉諸國並簽南軍無

慮十五餘萬人鎮守之數在内衣粮隨處掠取此金人
虚實之情可於此見也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乃金
國主所居之營也供奉使喚南人居半御寨負屈皆謀
叛亡之心戊申正月數千人同謀山中砍柴為名盡置
長柯大斧欲刼其主入山據險結集南兵迤邐南來獻
於本朝復以為質無何南人告變於是根究情實殺謀
首者數千人其事遂寢舊歸朝官中大夫集賢殿修撰
張龔告宰相劉彦宗乞知真定府獲鹿縣其人荷國厚

恩不忘忠孝自丁未冬到任結集五馬山馬政趙邦傑等及中山兵民先復真定次取燕山戊申五月有日舉事無何南人告變張襲不定以疾告歸燕山府潞縣僧南官巡檢使楊浩於丁未九月入玉田縣山中與一北僧智和禪師結集招誘南北忠義壯士謀舉大事其人於戊申三月來燕山城中子祇乃以物色而問其詳云招誘南北人士已及萬數若得三萬可以橫行敵中決報大讐繼時楊浩復入中山易州界接山有一燕人之

子年十八小名劉黑忙豪勇俊邁異於常人遠近無不推服於中山聚徒黨選南北人少壯者興舉義兵邀擊金人意欲令人推為燕主與本朝結好自戊申三月金人聞之於燕山府集千人往易州山中擒捕劉黑忙其中險峻不可進其傍見用守把山路劉黑忙徒黨日盛招集愈多南北忠義之士自投者甚衆已及萬數金人未易可制此南北離潰之情於此可見也宣政以來朝議所失者遠結金人近滅契丹之過也金人既并其國

我朝雖厚其賜予重其和好必來襲我治安初金取契丹實意在我國況開其路而引之耶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彦宗曰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則是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金人專用兵十餘年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餵虎以肉餵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汴都記曰十二月初邊報知欒師以常勝軍叛斡里雅布抵燕京左右近臣倉皇失色未及修備而斡里雅布已渡河直至城下金兵如入無人之境朝廷知敵鋒逼近乃連遣使來求和中外由是恟恟但持和議敵退朝

廷茫然未有奇策士庶咸望徐處仁入輔中興既召為相吳敏耿南仲李綱議論不叶但各務汲引門人而已南仲官雷觀等以植講和之黨邊事一切不問建計議司舉辟寮屬一時躁進之人乘勢附之不知所議何利害也四月初上皇皇后還闕上親出郊迎逐蔡攸至國門不得入時蔡京在洛詔諸子悉置湖外取王黼首級至闕下童貫送嶺表又遣臺官張澂取首級梟於都下梁方以不守河津遂戮之羣凶就刑都人大快人皆以

伊呂望處仁然功名滅於治郡竟以碌碌敗事敏亦尸禄為姦天下之士言利害者日數百畧不省覽惟是自相矛盾王雲奉使歸奏曰二太子亦通說話尼堪倔强不可近也約雲以七月復到至期不至則舉兵而南金既舉兵由兩路南進議者或曰敵若渡河一鼓而南我決失措置當於京城四面十里間各屯兵數萬築高壘開深溝據要害之利以堅守别馳騎以援之又清野以斷粮秣使敵進不敢攻伺其隙以兵擊之令河北之民

各營請以自守走使以報康王為元帥集其兵衆揚聲擣燕山以斷敵歸路使之動心却潜軍渡河會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尚可也或曰敵兵甚銳而吾軍衄之久聞敵深入氣益喪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城以自守恐非長策也大臣未以為然敵忽掩至朝廷罔知所措何㮚曰上城提舉召募人兵號曰何相公竒兵其應募者悉缺食羸憊之人市中黃旆縱横統制滿道㮚狂率書生豈曉兵機往來城壁談笑自若得傳者

云粜日食飲醇酒半酣一謳大可駭也尼堪自居青城未嘗離寨凡有所議惟台斡畢雅布至帳中軍事皆出尼堪帝自行在所批付徐秉哲取衣服并牛羊千口五色線皂角之屬末云奉上皇指揮取趙才人元妃帝蒙塵以來京師無君者四十餘日無監國并三省者半月内外帖然市廛如故蓋人心久困則思生故也家家毁器皿屋宇充薪日辦備及敝衣隨新主遷徙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間邦昌為左右小人疑惑有異初心先册太后引

周太后事赦文中止勤王之師知范訥等兵在近搜索各人親識遣之公然肆赦以示即位士論頗有異辭明達墓為敵所發掘露取棺板以為營柵初男女北遷者五百人為一隊敵以數十騎驅之如驅羊豕京師人不能徒走遠涉稍不前即敲殺遺骸蔽野孫傅得車一乘載骨肉自以匹馬隨之背小行李取前日府中宣備負荷初上皇之子韓國公尚在嬰孩前日事變因隨養娘逋民間金人亦探知限秉哲一日要見不然便要大尹

到軍前金人取人其急如此范致虛全家在敵處一子寅敷作少卿亦徑取以往金人到陳州南京屢敗二城竟徐處仁幾不免二子被殺陳遘在山中為軍人所殺趙野元知大名府為軍民所逐朝廷遂以運使張慤除直學士知大名元帥府用事者耿氏父子黄潛善宗澤汪伯彦等耳大學内人元有六百人圜閉以來患脚氣者二百餘人至今尚有殖者半為鬼録去冬詔許試七書義并策以求才畧之士太學中守舊圖遠大者皆不

肯試惟輕狂躁進者欣然就試後皆補校尉發赴張叔夜軍前聽候差使比肩卒伍及城破死者甚衆退師後有存者往山東見康王上書言事者此曹何所不至國家顛危尚欲覬覦良可憫笑城破時如劉延慶男光國秦元康澤民諸人叩門斬關夜遁並無脫者唯有兵者且戰且引可以潰走如傅臨政郭京是也　副元帥宗澤榜京城述康王指揮分遣將兵餘一百萬迎二帝已引兵渡河北諸郡十不下一二以為應援夏熱在近金人

必不能來李綱榜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引土軍及溪洞兵十萬前來救援知京兆范致虚榜收復南京擒偽留守高世由統制張思勝榜收復襄陽府擒郭京前來二十五日在京應官司一半官吏詣南京迎駕是日邦昌時雍等率官吏出門　范仲熊北記曰辛丑壬寅年朝廷新定燕山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裁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於道縣吏部押來者皆言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刼行李商旅遂絶部押官住在雄

州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民並引處内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禮待遇兩相忿恨數至喧爭至乙巳歲秋平陽府就粮義勝軍劉嗣初反轉至懷州城下守臣霍安國禦退之丙午歲十一月尼堪陷懷州殺霍安國范仲熊貸命令往鄭州養濟途中與燕人同行因問此中來者是幾國人共有多少兵馬其番人答言此中隨國相來者有達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㙛囉家有契丹家有党項家有黠戛斯

家有火石家有回鶻家有室帝家有漢兒家共不得見數目其從河北隨棟摩國主者兵馬更多為拘占數國路大金正軍不過十萬㘓有生金人喚做掃地軍便是也以仲熊所親見尼堪寨有兵馬萬人羅孛貝勒寨有兵萬人皆槍為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副甲腰垂八稜棍棒一條或刀一口槍長一丈二尺刀如中國屠刀此皆驍衛之兵也弓矢在後設而不發弓力不過七斗箭多者不滿百隻自大金兵外其他國兵皆不帶甲弓

矢或有或無皆旋砍道傍木執之為兵大帥至步卒皆
粟米粥或燒猪肉别無異品番人主中國事者高尚書
孫左司也高尤親要兼充尼堪軍前通事謂吏人曰本
司皆插筆於腰文字極簡與人論談言皆成文而檄書
文字簡古幾不可讀凡番官平居惟着上領褐衫無上
下之辨富者着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為帽傳聞尼
堪二子太子初入中國時止着褐布衫既拔京城其下
無不衣錦綉至月旦及視事則幞頭公服靴笏皆如中

國之制仲熊每見尼堪着青貂裘半袖時復露頂而坐

金人差其下薩爾拉為鄭州道士趙之才在鄭州賣相

能揮四十五斤鐵簡心胆可使仲熊因謂之曰上皇為

了無限道士沒一箇報恩之才曰只是不用着之才豈

是不能如今之才肯為趙官家便死也不悔仲熊因與

之謀殺薩爾拉不果四月四日尼堪回軍至鄭州教一

人番兵引去見少帝其人引仲熊到清德太平庫前中

有内侍及婦人數人中一人身甚瘦人指云此少帝也

仲熊拜訖云臣受國恩才薄位卑無所展効致陛下及此死有餘責他不言金人已叱仲熊令退有番官梁慶裔來呌仲熊曰國相有台旨有國書送你歸書題曰書到於南朝皇帝闕下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不寫姓名只用一元帥府印下云謹封書云天會五年四月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南朝皇帝闕下畢者攻下懐州内有鄉貫係河南人以不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將帶前來比至汴京了畢權令鄭州

就粮養濟除情願歸降已發過河北外内有不願歸降

人從事郎懐州河内縣丞范仲熊遣令還鄉仰粘罕聽

俯為亮悉専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慶裔遣馬軍一人至

京師投下仲熊遂歸　靖康皇族陷敵記一少帝位下

太子諶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鄭才人生大公主二公

主各年幼狄才人無出一見在親王景王濟王莘王徐

王安康郡王相國王温國王廣平郡王儀國公滇使狄才

人韓州生鈇使閣婉容五國生一見在公主純福公主尚缺醫官王宗沔男昌遠

小公主尚藥乙官成男良御名復榮德公主嫁實古納王已死見在大金皇后後位居洵德公主嫁錫默郎君見在上京寧福公主嫁陳王已死其子見在冷山住居惠福公主嫁開封相公布卜蘇國相見男在上京居住一見在貴妃崔貴妃王婉容大王婕妤小王婕妤狄才人喬婕妤一見在駙馬都尉宋邦光向子房向子扆一見在諸王男女成文鄆王男成規肅王男成範郤王男成之莘王男成式濟王男相國公儀國公下各一男年幼相國公溫國公下各一女安康郡王康王郡王各一女故和王女嫁王遵道男安令已到行在故信王女四人一見在棣

華宅親王等和議郡王有奕寧郡王有恭燕五節使有章越五節使有忠燕五節使有忠燕五觀察有亮越五觀察有德一親賢宅宗子故晉康郡王孝騫男安規等士稱公繪一殁故親王燕王趙州越王韓州鄆王韓州肅王五國祁王五國沂王五國信王五國建安郡王青城嘉國王五國瀛國公五國昌國公五國一殁故公主加德嫁宗國王上京殁令福華福安德順德顯德柔福一殁故貴妃王貴妃閻婉容一殁故駙馬曾寅曹晟蔡鞗劉文房田丕一金國北京坐諸

宮院見在宗室仲慕仲瑥等并宗女婕𡡉兵士等僅五百餘人去來上京告朝廷艱難賜錢三萬貫牛三百頭為養濟一奉使洪皓見在燕京等處住金國已降赦已令換官往往不肯祇受一應被擄宗室女見在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國已降赦官中二人換一名出令作百姓自在居住一應扈二帝親屬四百餘人為遷二帝往五國留在遼東落後養濟焉淵聖滑州驛血指書襟詔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朕嗣位以來莫知寒暑寢食惟保

汝赤子以衛我社稷庶幾共享太平不幸用非其人兵
未抵京誅已先潰使我道君而降全族為擄百官偷生
勢不獲已所不忍聞者京師之民捨命不顧棄金帛寶
玉欲以贖朕此最可傷恨不得與斯民同生同死後之
社稷恐非我族興言及此涕淚横流衛士潛歸嚙指書
襟敷告中外宗族忠臣義士奮起一心為朕雪北顧之
恥毋忘毋忘　雜考私書曰四月二十日兄其書致元
章解元弟自去冬徐處仁吴敏李綱輩相繼登廟堂誤

國謀身全無措置却欲背約唐恪何㮚又凡庸輕脱河北河東委而不問自种師中以深入敗績李伯紀以寡謀喪師士氣益不振冬初大金引兵入北京聲言問罪且邀三鎮朝廷尚守誤國之謀謂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割堅守不與遂破真定迤邐南來無一卒與戰及議和也而何㮚孫傅必欲戰以遂前非且迎合上意不思力之不敵也時復閉門自守城中兵及保甲與募兵雖及二十萬分守城上及以拽砲之餘兵屯五嶽觀城外無

一卒一騎金人近城公然填濠倒戈置砲坐鵞車為攻城具而劉延慶以下位高金多不肯出戰時擦城下數百人以啗之敵氣益張閏月十八日十九日間金人遣使欲親王宰相出議乃留使不遣何相自領山東弓手及募召到義兵號奇兵登城門自指揮進退敵劄寨由南郊直抵門外就河北作橋已成不知兵虛實多寡之數奇兵近濠敵以數十騎突之遂大奔潰爭入門門已閉自相排迮二千殲焉金人益無忌憚二十四日遂攻城

燒敵樓自巳至未佯退二十五日寂然不攻我軍亦不備食後以鵞車向城只三四人上來由昨日燒處為不曾葢棚空闊二三丈矢石如雨不可立有鎗手二百餘立兩傍至三四金人上時四畔先走相次城上城下棄甲擲兵爭先遁逃將士無一存者金人既登城畏城中人不敢下乃分布城上下窺城中早晚擊鼓驚動聲言洗城者累矣至上出講和割兩河復墮其計葢欲困之也十二月初十始求金帛金要百萬鋌銀五百萬鋌緞

一千萬疋正月十間上念人困不能敷此數且敵邀上出大臣寡謀不能任事乃使車駕再犯不測初以金帛不足留上在外城罄所有不足以塞所請又取索帑藏所有應禮樂之具服用之物占天之璇璣傳國之寶玉上自珍異下及粗惡悉取之工匠人口醫官樂工妓女內侍以至後苑八作綾文思院及民工悉取之約十萬口父子夫婦生相別離及提老攜幼係累而去哭聲動天地至二月初六日上已為敵所廢而城中不知也初

七日來邀上皇鄭后十一日來取太子後宮以鐵騎逼脅最後取宗室欲絶趙氏議所立已請張相張相以死辭三月一日遣使臣入七日金人入持玉寶冊傘蓋以大金命立為大楚皇帝凡百須皆應付辦少不如意即令軍法甚危四月初八日師退勤王兵方來無追襲者聞在外作援康王即大位中原可定矣　秘書少監趙暘與太守書曰某奉親幸如常惟是遭此大難國破君廢墳墓殘毀親戚破亡殆無生意台旆出都之後廟論

日益背馳九月又失太原十月初失真定而觀望之徒猶持不與三鎮之説至於集百官廷議事勢如此乃妄為不使一騎得還之言熒惑上聽十月下旬金人忽遣王汭來使議畫河為界仍聞鐵騎已欲渡河汭頗不遜大臣無如之何乃遣耿南仲聶昌朝悉從其請正忙中唐恪乞罷復相何㮚處置尤乖踈耿聶方北渡而敵騎已南來斡里雅布自魏縣濟師尼堪自盟津涉河尋得一石底衷皆乘馬浮河而過廟堂更無措置但自十一月十四日遂閉城

門猶初旬開一兩門放人樵採至下旬敵騎大至更不復開旋為守城之計斡里雅布館於城東北劉家寺尼堪設郊於南郊齋宮閏月初即下手攻城且遣使來欲得宰相親王議事當國者不肯行至東水門屢危斡里雅布復專遣使見告云事急矣親王宰相不出必破城也又不肯兼遲留使人每日不使對使人於都堂驛廳上盤旋不能定但云是好公事却如此說當國者但告上云彼二帥懸軍遠來是送死之時彼乏糧故急欲講和不

知金人自於近京五七里分兵驅掠自家百姓牛羊運糧山積也至二十三日陳州東廂人放火砲燒樓子三座亦有金人一二千上城幸得殺退已大危斡里雅布復遣使來告曰宰相親王下城便罷攻擊竟以為虛偽而稟與孫傅皆親宿城下時守禦之至二十五日午未間金人於燒了樓子處走上城守卒遂潰俄頃敵大至是日風雪異常城上人亦不能立是夜金人縱火燒樓櫓而大風如扇平生所未見火光下照幽室中亦如白晝

雖平日說雄話者皆恐懼胆落也一城之下但知候曉就戮矣至五鼓初暢與舍弟輩扶老兒行於深雪中得一委曲巷詰曲可藏避處并幼累皆潛其間至申未以來忽有人來報敵已講和不復下城然稍近窩居者不論貴賤皆被擄刼如御街近南一帶并西岡等處士大夫妻子已不可勝計囊橐皆掃地矣二十九日上出至軍前三日始得還自此之後刼掠稍空然諸門皆金人自開閉城上盡是金人日夜聞鼓聲不絕其為恐懼殆

不可言上在軍中不得已乃上表於金主奉尊號為大金皇帝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急遣使來云得本國指揮要金銀犒設金一百萬鋌銀五百萬鋌每鋌五十兩衆論以為此數太多雖竭京師公私所有必不能辦也不如遣使從曾至軍前者往懇用事之人痛乞減數仍乞作年限看其所答如何㚼堅拒之云且與他盡力括看所得如何方報去賜亦三次論之其餘侍從臺諫言者極多終不見從至正月初五日忽再遣使催督云斂金銀

十日並無報應不知果有此數否始方說與要數太多似不能足意已怒云何不早說也蓋臘月中間已曾遣用事人來遍視府庫見內藏庫有絹千萬疋已就已整數千疋矣意以謂金銀必可足見說不能足乃不喜至初九日晚復遣使來請車駕出城議上大金帝號事時已昏夜忽傳指揮來早駕出從官皆不及知詰朝遂至軍前自此日候乘輿之歸寂無所聞但每有軍來傳詔語曰只候議事了便歸也而金人在四門交割物色者

皆來買並用左藏庫錢而府庫所有物無不來搬四門皆有交納官皆公然云要皇帝歸須候納足金銀也自後上日有批語云急根括金銀然後可歸也讀之者無不掩泣是時侍從百官皆分頭根括賜亦在此抄劄事十六日已根括金共十九餘萬兩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乃自留守孫傅以下皆供軍令狀云已根括盡得每日催督稍緩只云煩請皇帝看打毬畢即歸至二月五日遂打毬畢必便歸自上出百官日至南薰門下等候初

五日官吏士庶駢填不知其數前此有燒香煉頂顱及至晚門閉方散次日拂旦人又聚集等候又至晚散雖快行家亦無一人自軍前來者暘來見孫伯野云上會有語不遣人來否伯野曰每日須有人至不似今日無人來也乃大憂悶而歸是夜二更遣吳正仲幵莫壽朋儔賫廢立文字至禁中留守處黎明始見羣臣皆撫膺大慟伯野復來秘書孫伯野傅作留守復以禁中衆官難於出入仍暫作秘書省置局遂三四次作狀申軍前

具述皇帝恭儉無失德又已稱臣於大金乞依舊令聖
上臨御懇禱備至不從但云係本國指揮不敢改易繼
又請乞立皇太子并皇叔燕越二王與親王之賢皆不
從又持上親劄來請上皇及親王皇后帝姬皇太子出
城少頃不出即入禁中搜求矣上皇亦慮轉更驚恐乃
初七日未申間鄭皇后與皇太子每日復來迫脅轉急
其使皆自乘馬至宮中不可禦但深痛憤而已睗自此
至今三月間鬚髮皆白豈謂生太平無事之時乃目見

禍亂如此初七日秘書省欲自裁忍死偷生至二月二十三日軍前令張邦昌要百官狀請本官權攝軍國事子能在軍中屢求死使人晝夜監視之至此又再索金銀尤急其實欲以迫脅京人無異議至二十五日急來請促刮金銀官梅和勝執禮戶部尚書陳幹質工部侍郎程伯玉振開封尹安次公扶禮部侍郎及侍御以下與臺官於南薰門外議事先將南塌已下四人盡去衣各遣壯士執五體併令合面就地以溼柳棒自肩背至

腰打百五棒背瘡更不可言只如手臂皆拽脫並不省事擡歸次將梅陳等四從官先皆去巾帶反縛跪膝後用大棒敲死仍割去頭其酷如此痛苦何言至三月初一日晚送張子能來是時張不食已五日恐其遂死及送入仍令鐵騎皆衣甲挾兵刃臨門云城中有異論即屠城張館於尚書令廳至初五日父子皆大號泣升令廳云金人已欲屠城且告相公拯救一城人命張不得已號泣揮衆使退金人遣人使作漢裝於令廳人衆中

探伺知衆心如此乃於初七日賫册寳來封張為楚帝國號大楚都於金陵因請免百姓金銀及請見在軍前衆官始肯令馮左丞長源曹樞密載徳路樞密譚世勣孫覿汪藻等還從行而北者何㮚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然都城已破敝城中凍餓死者不可計米麥至二十四貫一斛肉一斤兩貫三百菜數莖三四百文今城已開門外殘破並無居人收劄勤王之師已有刼掠計赦恩之後漸次寧息金人近在濬州酸棗或陽武過

渡至都城不滿百里豈安於此耶今則帑藏皆空禁中供御乘輿之物悉為金人搬盡至於秘書圖籍國子監鴻臚館職文思染院官吏皆取去今幸有放歸者宗姓近上人悉皆並家屬取去日日勾收諸國人如捕盜賊初從行時親族相别牽挽於道路號呼不可聞不謂㦯時一至於此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七澤孫偉靖康野史曰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金人陷京師駐軍兩郊聲言欲縱兵洗城靖康皇帝為中國生靈屈已出幸青城守禦使簽書樞密院張叔夜以二年二月七日集在京文武臣僚一命以上於秘書省連名書

牒請立故太宰張邦昌為君傅等祈哀金帥申敘國人左袒之意往返六七竟執傅叔夜於軍中下開封府行其曰日集者親録官封名氏有異意者送軍中斬首以徇尹王時雍奉其令作大卷以次授坐人御史中丞秦檜願至軍中論列衆始愕然是時集者數千人檜既行大將范瓊亦挾偽命以佑時雍乃喋默奉令金帥因其牒詐為詔冊命邦昌僭即皇帝位國號大楚奉金帥正朔稱天會五年三月七日某嘗侍郎祀朝元正宣和六

年元會大官下食料至八十員古今朝請之盛所未有也雖大臣黷貨官寺分權禮義消亡廉耻廢缺法度崩弛風俗敗壞衰亂之形見已久矣未至一日中文武士庶千人皆如達奚珣輩畏一死而舍大義也竟為時雍瓊脅制有不能伸者是時其蒙恩賜告聞於江上私竊怪之每遇靖康二年二月在朝之士必問焉建炎二年容鼎州郡人朝請大夫鍾翶曰是日時雍以大卷轉相授皆屏氣書惟謹其間亦有飲泣悲吁者第不敢吐一

辭也忽下坐一諫士面目嚴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付他姓吾乃異意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寇庠朝請郎高世彬所以志也紹興二年宜州遇淛東徐錢言大夫張僅者堂吏也是日容搆秘書省所集姓名次為一編緘於篋中乃取平生所受官爵告牒悉投於火自為布衣五月聞今皇帝即位於南都挈舟東下欲上其編未果而病卒又遇龍眠李覺知庠為山東人強

殺倖直非碌碌者於是質以所聞為無疑矣向使檜之忠憤兼善坐人則庠世彬必將越應之數千人亦必從而和之使壯士擒智士殺時雍然後羣諱斬南薰門而出俱詣軍中又使辨士以禮義廢興曉金人彼雖悍强豈敢殺數千忠義以楚易宋邪檜之名壓嵇紹千萬人矣然則庠世彬僅雖不死節其志亦可嘉也殆聖人所謂狷者矣其泣血謹記以俟太史採擇焉　小臣孤憤野録總敘曰政和中邊臣導遼人李良嗣李善慶歸於

京師宣和初金人執遼主疆吏來告詔以大中侍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經畧北鄙蔡攸輔行四年十月遼蕭后稱藩於我時金人滅遼遂稱金國十月入幽州貫欲以為已功而𢍰格手詔十一月我師入幽州制詔幽州建燕山府後二年金人陷忻代州太原府遂渡盟津薄京師明年三月七日金人刼立僞楚是年四月一日太上皇帝靖康皇帝北狩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都九月遂幸揚州其待罪江上得太學生丁特起所著孤臣

泣血錄又從諫官袁彦範得痛定錄武廣嘗胆錄已復有人致李綱傳信錄及太學擇術齋記史畧者荒誕參錯疑者惑之大抵不能悉著姦臣蔽主誤朝之實使忠義者日夜痛心疾首大懼歲月寖遠是非混并恐後世不免以為訕也某老矣不能從志士仁人復不共戴天之讐刷四海九州之恥區區孤憤無所控懸乃取諸人所錄以日係月編而次之其事則因於舊其辭則紀以實記事非敢私為之以俟他日太史放失云耳題曰小

臣孤憤野録云　鴻臚寺主簿鄧肅靖康行曰金人突至心膽寒揮鞭直指入長安南渡黄河如履地西有太行不能山帝城周遭八十里二十萬兵氣睚眦旌旗城上如雲烟腰間寶劒如秋水雪花一日放濛濛皁幟登城吹黑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脱兎放豚一掃空夜起火光連鳳闕征鼓砰轟砍欲裂斯民嗷嗷將焉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公叨龍墀閉門相臣詎噬臍疾走軍中劇命列猶將一死生羣黎高風洗空大帥怒九鼎如

山不復顧郊南期稅上皇與截彼黄流動歸去陛下仁孝有虞君忍令萬騎驚吾親卜龜太史自鞭馬一出喚回社稷春敵人慕德猶貪利千乘載金未滿意斂釧却為六宮留大索居民幾卷地六龍再為蒼生出身磨虎牙恬不恤重城突兀萬騎來杳隔鑾輿今十日南門赤子日耕闐爭掬香膏自頂燃忿氣如雲淚如雨漫漫白雪無青天太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卜年踰八百天聽端在人心耳蒼蒼誰云九重隔會看春風舞赭黄萬民歌

舞喜欲狂天宇無塵更瞻北旄頭落地化頑石　金人據西京有題詩於壁曰世變時移兩忽然空餘洛邑舊山川兵屯宮殿鬧如市民靜閭閻冷斷烟漢後幾經成大火周時初建取中天興亡令我掀眉笑不悟邯鄲枕上篇　高世則書趙子砥燕雲録曰靖康初洛陽城高人有詩云藝祖憲章斯道墜迎門戶戶有人開清晨山後九州没日落河頭萬騎來地近蓬蒿堆白骨巷無人跡長蒼苔可憐司馬碑猶卧誰奏伊公一笛哀　遺史

曰有孫賣魚者楚州人以賣魚為生有買者孫賣魚必
以蒲穿魚之眼而言曰只為爾愚後屏去妻子為道人
言人禍福多應宣和間召赴京師未至太上遜位孫賣
魚遂止於亳州太清宮是日孫賣魚方在市中忽佯狂
奔走入太清宮視防虞桶內擻底結氷乃取磚石急擊
之而大呼曰氷厚打不開凡呼數十聲然後號跳大哭
而去人皆莫曉有漫記其日時者後知京城陷日時適
相契亳州始異其言氷厚打不開者蓋寓言兵之厚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